某一年的杜鵑花。時間流轉，轉眼間從學生成了老師。

在杜鵑花季流轉中

文・圖／沈凡玉

年復一年的杜鵑花季流轉中，從18歲的大一新鮮人，到碩、博士班畢業，現今留校任教，我已在臺大度過半生歲月，中文系教育可謂形塑了我的人生。我從小就很喜歡文學，無論是古典詩詞、文章，或現代小說、散文，都開啟我對於情感與世態的認識。聯考選填志願時，我一點也不徬徨的，將所有志願都填了中文系，單純地希望能瞭解更多文學作品。雖然很多親友勸我，應選擇在謀生上更「有用」的科系，但將近20年後，回想初衷，我仍然慶幸選擇自己所愛的道路。正因出發點是單純的喜愛，才能不管多麼辛苦，仍感覺過著快樂的生活。

上了大學後，我驚喜的發現，中文系課程並非只有狹義的「純文學」，還包括經、史、子、集、小學等，可供探索的知識領域非常廣大。系上老師們的學術專長與教學風格多樣，但共同點是教學都很認真、對學術懷抱熱情，且不吝於鼓勵學生。除了學習知識，我們經常可以從老師的言行中獲得無形的教誨，漸漸了解傳統典籍如何在個別人生中，轉化成修養自我的智慧。老師們所展示的典範、與老師們相處的回憶，至今仍歷歷在目，然限於篇幅，僅能略敘一二。

教我們大一國文的陳瑞庚老師，以精闢的詮釋，將《莊子》介紹到我生命中。我們中學時代，以儒學為主流的氣氛還很濃厚，國文課本完全未選道家篇章，文化基本教材亦是四書；缺乏老師教導，即使曾經翻閱《老》、《莊》，仍是一頭霧水。在陳老師的講解之下，透過《莊子》，讓我的許多人生疑惑豁然開朗，例如為何選系應該「有用」？原來「無用」可以是更好的解答。難怪老師常戲言：「莊子是外星人」，以示對其智慧的服膺。印象深刻的是，老師不時會

研究室書櫃，是教與學的膠卷。

坐在椅背或講桌上，看起來有些危險。他從未說明何以不好好坐在椅子上，在我的心目中卻正好呼應著《莊子》精神，隱然成為突破既定成見框架的象徵。

此外，方瑜老師對於古典詩的詮釋方法，也影響我很深。方老師是全校皆知的名師，儘管本系學生人數不多，她的課卻總是爆滿，往往需要用到階梯大教室。我想這是因為，老師分析詩歌非常細緻，加上旁徵博引，總能提出精密、深刻的詮解；而且講解詩歌時，經常流露出一種感同身受的理解，帶領我們的情感投入其中，因而感動了無數學生的心靈。方老師深度與廣度並重的分析方法，以及投入文本的熱情，在我也走上古典詩的研究、教學之路後，依然時時提醒著我：不可輕忽放過文本細部、要注意單一文本與文學、文化傳統的關連。更重要的是，即使學術研究必須以較冷靜的距離，將文本視為研究對象，但仍別忘記最初作為讀者，情感投入其間時的喜悅與感動。

大學4年中，接觸越多各領域典籍，越感所得僅為滄海一粟，終致決意一生持續學習。但進入研究所後，必須選定單一領域，令我相當猶豫。亦在此時，我選修了王國瓔老師的「陶淵明詩文」。大學時王老師曾經教過我們班「文學史」（下學期）與「詞選」兩門必修課，課程非常紮實；再次回來上老師的課，更讓我獲益匪淺。考慮之後，我認為自己既然喜歡魏晉南北朝文化，又喜歡詩，對於此時期的詩歌卻所知不多，應當更加精進，於是請求王老師指導，向陌生領域踏出第一步。此後漫長的研究生涯中，王老師一直是我重要的支柱。她從來不會告訴我非怎樣做不可，也不會批評或否定我的想法，而是耐心的提出問題，讓我自己去思考。有時候，我覺得老師明明已經看出我的問題，卻刻意培養我檢視自己、發現問題的能力，給我釣竿，而非給我魚。老師的引導與鼓勵，不僅讓我感到受尊重，也成為我日後教學上的最佳示範。

花開花落，時光飛逝。歷經許多艱辛的過程，我終於完成學業，不久之後，即幸運的由學生身份轉為老師。角色的轉變，更使我深深體會到從前老師們的用心付出。不同的是，相較於當年作為學生的我們，我所面對的這一代學生更為自信，勇於發表意見、大方表現自我，參與課程進行、與老師互動的意願也更高。生長於網路、多媒體盛行的時代，他們大多無法安於完全聽老師講授的模式。因此，我上課時很注重與學生互動，儘量設計問題，由文本延伸出來，多給他們發言、討論的機會。這也是因為，我認為「經典」文本應具有高度的可詮釋性，不同時代的讀者會以不同的立場、觀點來詮釋它，賦予它更新的意涵。所以，我希望學生可以自己去面對

古典文本，讓它與自己的生活、情感產生呼應或連結，這種聯繫才會將作品長久、深刻的融入人心，進而促使其對於人生有更多體會。雖然必須承認，在設計問題時，我還是有想傳達的東西，但在此過程中，我只能扮演引介者、輔助者，不能告訴學生我的目的，以免阻礙他們提出更多可能。如同王老師所給予我的，我也從來不否定學生的發言，儘可能加以鼓勵，希望他們可以自由自在的暢所欲言。

在這樣的課堂討論中，學生果然經常提出令我意想不到的觀點，讓我對熟悉的文本產生不同的看法，對我來說是很好的回饋。例如《史記・魏公子列傳》，眾所周知，司馬遷對信陵君評價很高，突顯其禮賢下士的形象，且多著墨於其兄魏安釐王對他的猜忌。但某同學卻直指「信陵君很自私」，終究是在培植自己的實力；若是真心為國，何不將治國用兵之道傳授給安釐王，再派門下之士去幫助他，以消除魏王猜忌、促進國家福祉呢？雖然聽起來有些天真，但這份「天真」卻正是跳出傳統框架之處，以自己的思考，給予史傳人物不同於前人的評價。

除了本地學生之外，學生時代在校兼任時，我曾教過僑外生班的大一國文，今年又在本系國際學士班開「唐詩選讀」。外籍學生來自各種不同的文化背景，與他們互動，更往往帶給我許多有趣的收穫。他們的觀點常令我驚覺，自己習以為常的中國文學、文化傳統，在另一文化脈絡中是陌生、奇特的。例如，據我觀察，外國學生最不能理解的古典詩人，竟是古往今來大受歡迎的陶淵明，特別是關於「五仕五隱」的徘徊，與

結婚那天，王國瓔老師給我的擁抱。

「日月擲人去，有志不獲騁」無成之悲。因為他們並不熟悉儒家教育帶給傳統士人的「用世」焦慮，相對的，也就難以理解陶淵明歸隱田園的解脫感。於是，每當遇到學生不易理解的概念時，我也會請教他們的文化中如何看待相關問題。如講到駱賓王〈在獄詠蟬〉之「託物言志」，我就請學生分享其文化傳統中，有哪些「物」是具有特定意涵的，大家討論得非常熱絡。這種異文化交流不僅有趣，也成為對照點，讓我更瞭解中國文學、文化真正的特色所在。

作為老師，我還是個新鮮人，要學習的地方還很多。站上講台、面對學生時，我仍常常感到自己下意識的在模仿老師們；甚至教到同樣一首詩時，我還會想起當年老師是怎麼講解的。老師們一路引領著我成長，直到現在。就此意義而言，儘管杜鵑花季一年又一年的流轉，我想相較於18歲，依然有著未曾改變的本質——面對知識、面對世界，我還是學生，也永遠都是。謝謝所有老師與學生，在這條道路上所教導我的一切！（本專題策畫／中文系李文鈺教授＆電機系林茂昭教授）

與學生們合影。

沈凡玉小檔案

學歷：臺大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（2011畢）、碩士、中文系學士。

經歷：就讀碩、博士班期間，曾任中原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、臺大中文系、世新中文系兼任講師，以及華岡藝校國文科兼任教師。現任臺大中文系專任助理教授。